

新民晚报 | 民间收藏

一对特别的玉屏箫

◆ 刘国斌

沈胜利先生是玉器和瓷器鉴定大家，他的收藏品也是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市场价值的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有幸上手不少老师的玉器和瓷器藏品，而老师收藏的这一对“玉屏箫”，则是非常特别。

两支箫长都是62厘米，每支箫都是集诗、书、画、刻于一体，竹箫修长，包浆温润、做工规整、雕工精致，极具收藏和欣赏价值。这是一对箫，箫也分雌雄，那如何区分雌雄呢？

其中一支箫的音孔间为浅刻飞龙，刀法细腻，自然生动。箫管上部以篆书镌刻：“有凤自来仪，无人酬赏鉴。”接着以草书刻有诗句：“岂是曲高人和寡，只缘同调少知音，英雄本是神仙调，尽在良宵一曲中。”

另一支箫的音孔间为浅刻凤凰，上面刻着篆字：“箫史为吾友，虞廷是我师。”箫管上也以草书刻有诗句：“生来劲节亦虚心，流水高山结契深，莫道人间无赏识，曲工原自备知音。”草书诗句虽然是分别刻在两



支箫上，但呈现的效果就是一副龙门对联，文气得很。

两支箫的下方都有署款“黔东南玉屏王金山精造”，箫管上分别盖有火漆印，这是国营文物商店销售的标记。两支箫装在一个特制木盒中，盒盖上贴有纸签条，上书：“玉屏王金山箫笛第一制造厂”，据此可确认此箫为20世纪初的产品。王金山是黔东南玉屏箫笛制作的代表性人物。

《辞海》载：“玉屏箫，中国著名乐器之一。创于明代末期，采用贵州

玉屏出产的竹子制成，因名。产品经过刻花、打磨等加工，式样优美，雌雄成对。”

玉屏箫上雕刻的龙凤图案，取材于箫史弄玉吹箫引凤的爱情神话故事，“龙凤屏箫”也是最受欢迎的产品。所谓的雌雄成对，雄箫管略粗，雌的稍细。箫管有粗细，音色也就有了差异，吹奏起来雄箫声音浑厚响亮，雌箫的音色圆润含蓄。如双箫合奏，恰似一对情侣在对唱，是那样的协调和谐，娓娓动听。



1915年，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，在旧金山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太平洋国际博览会(又称“万国

博览会”)。我国也应邀将大批展品送往旧金山参展，其中包括后来名扬世界的贵州茅台酒，玉屏箫笛也同时送去参展。由于玉屏箫在1913年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展览会上就获得过银奖，这次送展的产品也先声夺人，受到各方瞩目。负责茅台酒展览的官员在听到箫笛的演奏声后情绪激动，无意间将一瓶茅台酒碰掉在地，酒瓶落地的清脆响声和随之飘散的酒香引起了人们对茅台酒的关注。最后，中国贵州的玉屏箫笛和茅台酒双双荣获“巴拿马金奖”。应该说，从那时起，茅台酒就和玉屏箫笛齐名了。之后，两者又和大方漆器一起，成为著名的“贵州三宝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周恩来总理经常将玉屏箫笛作为珍品，赠送来访的国际友好艺术表演团体。

时至今日，早年产的茅台酒一瓶难求，而王金山制作的玉屏箫笛同样“一对”难求，像这样保存完整且成对的珍品玉屏箫十分难得。



难忘『粉钵』情

◆ 展华

“粉钵，不要说实物，光是这个名称，‘七零后’听说过它的就非常少！”近日，笔者在东山岛东凌自然村孙先生家中欣赏到现已罕见的农家老物件“粉钵”，并听他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。

我边听边用卷尺量了这个圆形瓷质粉钵，它高14厘米，壁厚2厘米，上直径45厘米，下直径23厘米。在上世纪农村未通电、未有电动磨粉机时，不少农家都会购置“粉钵”，它的内壁布满纵横交错的凸露齿槽，可以用它将地瓜磨成“瓜浆”，加工成地瓜粉。

重逢粉钵，唤醒记忆。东山岛在缺水缺米的年代，大部分耕地多种地瓜，既作为三餐主食，也作养猪饲料。那时农家人从生产队分来的地瓜一时吃不完，除了抽丝晒干，就是磨地瓜粉。笔者记得小时候，经常看到大人拿着地瓜在粉钵内磨擦，有一次家中大人不在，好奇心驱使我拿着地瓜放进粉钵磨擦，仅一个回合就将小手磨得鲜血淋漓，叫痛不迭。

加工地瓜粉时先拿地瓜在粉钵内壁密密麻麻的齿槽上磨擦，再将磨好的“瓜浆”经过清水拌洗，用大块麻布过滤，滤过后的地瓜渣俗称“粉头”，可用来喂猪。经过麻布过滤的“瓜浆”水在桶里静置，淀粉渐渐沉积成块，把上面的水去掉。换上净水，将淀粉块打散搅拌后再次静置，最后将沉积的淀粉从容器中挖出晒干，洁白如雪的地瓜粉就做好了。

那时的农家人对粉钵，就像对锄头、畚箕等农具一样熟悉。不少人甚至将粉钵的特征运用到口语中，“粗过粉钵”就是老辈人的一句口头禅，用来形容一件器物表面坑洼粗糙，或指责某人言语粗鲁。

自从离开老家后，我已多年未见粉钵，但对它依然存有感恩之心，试想，在那个落后年代，倘无粉钵哪来地瓜粉？离开了地瓜粉，不少记忆中的美味就与人们无缘了。

随着电力机械的普及应用，粉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经过岁月淘洗，如今粉钵的存世量已经不多，也正因此，它也成了爱好收藏人士的新宠。

一幅珍藏60年的扇面

◆ 袁家和

不久前，社区收藏沙龙的成员们相聚在普陀区文化馆三楼展览厅，观摩海上印社每逢夏季在这里举办的“怀袖雅韵——上海书画扇面展”。今年的展品数量为历年之最，除了画师们纷纷拿出闷在家里四个月精心创作的力作，还展出了不少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书画佳作。主办方还特意印制了精美的彩色画册，有142页，除印有折扇扇面外，还有团扇画面，计300余件，参观者人手一册留作纪念。

观扇面书画之悠然，仿若清风徐来。一把折扇往往诗画意相合，在小小的扇形天地中，时时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和精神，令喜爱者不忍释手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传统文化的表征。观展之余，收藏沙龙的成员们不急于辞别，陆续走进“艺术书房”笃悠悠坐下，轻声细语地交流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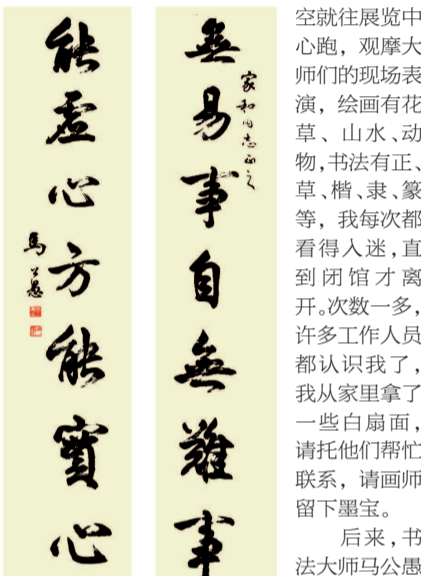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包中拿出珍藏的书画扇面供大家观赏：汪亚尘画的“金鱼”、吴昌硕三子吴东迈画的“鲜鲜霜中菊”、马公愚写的“诗词”……三位作者的年龄加起来，也有四百岁了，一位资深藏家直言称赞。在这些扇面中，马公愚的书法作品尤为受欢迎，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扇面上



的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：“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。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黄鹤知何去？剩有游人处。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。”

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是毛泽东于1927年创作的一首词。当时中国正处多事之秋，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，北伐虽然获得了一些胜利，但军阀及各种势力依然存在，蒋介石总揽大权、积极反共。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对革命前途沉重的忧虑，同时也表现了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。

我给沙龙的成员们叙述了这件扇面的来历：上世纪60年代，市文史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书画展览，除展出诸多书画大师精心创作的作品外，每天还有书画大师现场挥毫泼墨。由于正值学校放假，我家离展览中心又近，我一有



空就往展览中心跑，观摩大师们的现场表演，绘画有花草、山水、动物，书法有正、草、楷、隶、篆等，我每次都看得入迷，直到闭馆才离开。次数一多，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，我从家里拿了一些白扇面，请托他们帮忙联系，请画师留下墨宝。

后来，书法大师马公愚在我的扇面上，挥毫毛泽东词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。字字苍劲有力，整体气势大度。末尾还特书“家和同志正之，无易事自无难事”。

当年我只是一个爱好书画的学生，马老鼓励我要认真学习，踏实做事。我把它们珍藏着，一晃已经六十年了。今天拿出来供大家观赏，自己心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渔夫和鱼鹰的故事

◆ 原野

鱼鹰是渔夫捕鱼的帮手，更是渔夫的挚友。他们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和谐。这件陶艺大竹篓直径9.5厘米，高6.5厘米，上面坐着一个左手持烟斗，右手撑着篓边，面朝两只鱼鹰喃喃细语的渔夫。他们之间有个相处认知的过程。

两只鱼鹰，爱梳理打扮喜欢漂亮的叫“阿美”；一只脚天生有小残疾的叫“阿翘”。清晨渔夫带着它们去捕鱼，当鱼鹰一下水，渔夫便扬起竹竿敲打着水面。每回立头功的往往是“阿美”，尽管逮的鱼很小，渔夫却很赞赏它。“阿美”闪动着两只小眼睛，便得意地跳到船头梳理起羽毛来。这时，渔夫更期望“阿翘”也能有“好戏”，一会儿，它果然也钻出了水面，并夹住了一条足有一斤重的青鱼，向渔船游来，渔夫赶紧靠上去取下青鱼，并拍着它的头说：“捉吧，把更大的鱼捉上来！”憨厚的“阿翘”不像“阿美”



那样精明，将翅膀扇了几下便又钻进水里去了。从频率上来讲，每次先捕获鱼的，总是“阿美”。因为它谙熟小鱼喜欢浅水活动的道理，每当捕到后，它便急忙报告主人，并总能得到渔夫的赞赏。有一天，渔夫又带着鱼鹰出发了，两只鱼鹰同时钻进水里。第一个捉鱼上来的，照例又是

“阿美”，渔夫很高兴。接着他寄望“阿翘”能出彩。但见“阿翘”上来时，嘴里却是空的。渔夫生气了，随即扬起长竹竿给它一击，“阿翘”见主人生气了，只好再下水了。“阿美”见机会来了，又下水捉了条小鱼，自然讨得渔夫赞赏。这时“阿翘”又钻出水面，但嘴上仍是空的。渔夫更生气了，他把“阿翘”一竹竿拨到水里。“阿翘”委屈地盯着主人，主人的竹竿再次扬到它头上，它无奈地两脚一蹬，又钻进水里去了。当它再次空着嘴露出水面时渔夫气得拿起竹竿，将它击倒在船舱里动弹不得了。此时，水面上漂起了一层淡红色的血印，渔夫好生奇怪，只见有个黑影子慢慢浮上来，江水也开始翻动起来。“阿美”吓得赶紧跳上渔船；渔夫也害怕起来，将船划到黑影子跟前，才看清是一条大青鱼的背脊，它横冲直撞地游来，弄得江水发出哗哗响声，飞起的水浪，足有几尺高。水花溅到了渔夫身上，把他的衣服也打湿了。大青鱼在水中滚了一阵子，最后一个翻身不动了。渔夫将船靠近一看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原来大青鱼的眼睛被啄瞎了，江水里的血，就是从它身上流出来的。渔夫这下什么都明白了。他猛地将“阿翘”抱了起来，抚摸着它的羽毛。而躲在船舱里的“阿美”，先是扇着翅膀，向主人嘎嘎地叫着。但见主人并不理睬它，好像也明白了什么似的，缩到船舱的角落里，乖乖地躲起来了。